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　2022年3月13日　星期日　第913期 | 新民晚报 | 首席编辑：吴南瑶　视觉设计：戚黎明　编辑邮箱：wup@xmwb.com.cn

有些人，男人喜欢，女人也喜欢；老人喜欢，孩子也喜欢；艺术家喜欢，普通人也喜欢。

跟翻译家周克希先生见面，在他“老了老了”的感叹中，却觉得他的步履依然那样轻盈。白发使得他更加风度翩翩。读书心得、朋友近闻、时尚餐馆……他的雅叙与岁月共臻韵味。

手机响起来：南方某刊举行纪念普鲁斯特诞辰150周年的活动。手机又响起来……“邀约是能推尽量推了，我老了。”——周老师说。

周克希 求知是最大的浪漫

◆ 杨晓晖

1 朗读者

2021年12月12日夜晚，央视一套“朗读者”节目，准时收看。这一期的重要嘉宾是周克希先生。

深色的西装浅色的衬衫，身形挺拔的著名法语翻译家与董卿对话。小会，讲演，都领略过周老师从容睿智的授课作风。与朋友们交谈，周老师会显得更潇洒与风趣。“朗读者”恢宏的背景，女主持强大的气场，“字正腔圆侃侃而谈”的周老师还是那个周老师，但是炫目的灯光下，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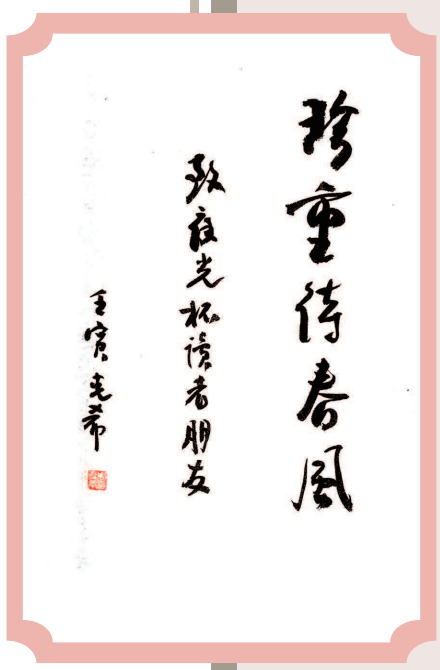
是一幕舞台剧需要的强有力的角色。对应着发问，放射出光芒。结束30年数学教授生涯，选择从头开始干翻译，调入译文社，“没有职称，没有职务，没有分房。”董卿：“这三条每一条都切中要害啊！”周克希：“对别人可能一剑封喉，对我没用，铁了心了！”

从叙述普鲁斯特的书难翻译，最长的句子有19行，大从句套中从句，中从句套小从句，小从句还有同位语。到妙用梁实秋说烧萝卜汤的秘密是多放排骨，以比喻时间就是翻译家的排骨。从感应里尔克“你要爱你的寂寞”的诗句，到回味有幸与傅雷、王科一等心仪大师“平起平坐”的幸福。周老师几乎是抢了董卿的戏啦。真挚与激情，那是天然的戏剧力量。当舞台扩大了，真实的解说便富有戏剧的冲击力，音乐里，灯光下，一众迷醉。后来向周老师祝贺节目成功时，他说拍了两个多小时，剪了不少。比如职称，不是没有职称，而是出版社领导说，调进去的话，正高的职称与分房子，都要“重新排队”。“噢，剪辑的效果是导演要的效果吧。”

电视的镜头也给到了台下观众席。那里有周老师的太太和儿子。他们微笑地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自家那位“朗读者”。当时这个场景，使我马上想起了周老师书中曾经有过的一段。“记得那是家里刚开始装空调的年头，在大热天里，全家人围坐在餐桌前，分头帮我誊写《三剑客》的译稿，那种氛围，令人不胜怀念。”——好温暖的后援团，独行侠的安乐窝。

属于文学的盛大晚会，周老师朗读的是他自己翻译的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中的一个选段。“他必须经过人生的各个阶段，在达到最终阶段之前历经种种可笑甚至可憎的阶段，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智者。智慧不能靠传授，每个人都得自己去发现它，这段发现的行程是没人能代劳，没人能帮你去走的，说到底，智慧就是看待事物的一种观点。你所羡慕的生活，在你眼里觉得高贵的举止，都不是家长或者家庭教师安排或教会的，它们是以很不相同的另一种生活作为开端，是在周围粗俗平庸的举止的影响下脱俗而来的。它们意味着斗争和胜利。”

读普鲁斯特吧——什么时候也不晚。周老师的声音这样告诉你。



2 朋友们

有个成语叫“殚精竭虑”。周克希就是这成语的出处。——这是陈村用来形容周克希对译文的反复推敲与讲究的。“我曾笑说这是不发财的翻译法。花半天时间对付一个词，真是很奢侈。”但是，陈村、王安忆，周克希的作家朋友，都乐意看他发给他们读的一张张译稿，或者电话讨论。赵丽宏对他说：“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专门译普鲁斯特。”

“涂卫群、郝运、施康强、罗新璋、韩沪麟……”这些翻译家的名字，都留在周克希的著作里，也时而出现在他的谈话中。感恩，怀念，赞美。奇怪的是，写到或说到与他们的来往，那都是些最朴素的文字和最朴素的话，但是里头有深切的东西能够打动你。

我考副高职称时，英语摸底考是11分。当作一个笑话说给周老师听，他却一定要给我上英文补习，两个人一对一的课堂。“大翻译家给我上补习课？”他的时间多么珍贵。但拗不过他的热情，我当了他三堂课的学生。法语翻译家英语发音原来这样纯正，教学方法又是这样科学。周老师有本事让我对丢弃的英语“找到了点感觉”。职称英语考，后来考了88分。周老师也高兴极了，“那比90分还好啊！”

热情，是用来抵挡在尚未抵达翻译目标半途中的黑暗；热情，也是用来支持鼓励、赞美帮助他的朋友们的。担任上海译文社《外国文艺》责编的周克希，曾经在杂志上成功开设了“作家译坛”栏目，王蒙、王安忆、李晓、竹林、王周生、朱蕊、须兰、何平、肖铁、丁丽英十位作家刊登了他们的小说译作。从选择符合他们个人气质的英语原作，再替他们精心修改，大概没有第二个编辑会这么干。

书法家刘一闻、张森，篆刻家一毛、刘葆国是他书画界的朋友。在背后有人忙碌的西式餐厅里低头写字（其实是在书上签名），那张最显周老师神韵的黑白照片，正是一毛替他拍摄的。诗人王寅也拍过他雍容沉静的一张在读书的照片。周老师跨界跨得厉害。他的朋友里还有钢琴家，逢到音乐会演出，便送票请他看。企业家朋友，一定要将他请到高级会所里吃饭才罢休。周老师的手上是不空的，他的新老译著、不同版本都会慷慨地赠予朋友。而如果他要宴请朋友，一定是贵贵的、好吃的那种。他不跟你抢单，菜点好，他悄悄先付了！

“克希先生”。黄永玉先生的女儿黑妮喜欢这样称呼他。对上海的美好印象与克希先生联在一起。

“刚认识周克希先生那会儿，他还没有退休，我则尚未工作。现在他虚岁八十，而我再过几年就要知天命了。有两年没有见到周先生，前几天给他送去我新出版的书，聊天从老年人的睡眠时间开始。周先生说，本以为老年人睡眠时间应该缩短了，不太要睡了，没想到去年做了一个小手术，竟也整天贪睡，现在大体恢复了，但早上还是起得晚。他们夫妇说笑，七点半了，小孙子想来已在上学的路上了，他们还赖在床上，要到八点才起来，真不好意思。

周先生接着自嘲，岁数上去了，眼睛也不灵光了。比如写毛笔字，写大字还不要紧，倘若写小字，有时会看不分明笔尖有否触到纸张，过后要添添改改。

生命不可空虚。周先生说：‘人生，空虚是很可怕的。’他说近来除‘捎带翻译’外，常读帖、写字，尝试身体力行地研究一下，何以简简单单一支笔，能弄出那么复杂的技巧与学问来。这确实是有意思的事，我也因而得以聆听他对书法的一些见解，以及上海书坛的轶事与掌故。”——这是邢斌写的短文，他是一位资深的中医医生。

去年中秋节，把女作家朱蕊画的一张猫咪与静物的水彩画当贺卡，发给了周老师。“你一定要对朱蕊说，她是有天分的！”周老师说。他赞美着作家的画，一不小心，自己办了一个书画展。

3 浪漫派

最近迷上了1810年出生的盖斯凯尔夫人那英式的温柔与幽默，买了她一系列的小说。很自然地，又看了周克希先生早期的译作：《侠盗亚森·罗平》和《幽灵的生活》。正像陈村说的，“他的译文干净，明丽，栩栩如生。”你看不到译者的痕迹，完全被眼前的故事与人物吸引。《幽灵的生活》发表于1986年，作家达妮埃尔·萨勒纳弗用极具才力的笔，描绘了法国外省一对男女的婚外情如何从挚烈走向熄灭。

“男主角皮埃尔把妻子银行发的笔记本拿来送给情人，情人强烈愤慨而他不自知。这种细腻的心思，只有女作家才能把握。”这么对周老师说时，他笑笑。“曾经跟达妮埃尔·萨勒纳弗见过面，当时她60多岁了，很时尚。我问她书中那个可爱的女主角，是否有她年轻时的影子，她笑而不答。”

《侠盗亚森·罗平》有几处，周老师用铅笔涂掉了印刷的字，可见对文字的讲究到了什么地步。“翻译勒布朗，对克希先生而言，无疑是得心应手、游刃有余，这也说明克希先生并不轻视侦探小说。他痴迷普鲁斯特，同样也喜欢勒布朗。”这是陈子善的序中所言。而谭立德先生说：“萨勒纳弗的小说语言自由不羁，像流水一样晓畅、从容。对译者而言，往往看似容易，但传递其神韵却并不容易。”

在晚年，周克希仍然不断为新的翻译领域所吸引。他翻译了16本法语原版的经典儿童作品。英语的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》《斜坡书》《火箭书》。翻译波德莱尔的诗歌，他用了原诗使他“惊艳”两字。“自己的童心还没有泯灭。”他说，“只要还有好奇心，还对学习新事物充满兴趣，心态就不算老。”

智慧者把生活中的一切当作剧本，收藏嘲讽。浪漫者把生活中的一切谱成乐曲，享受轻盈。求知的天空永远焕发新颖，周老师无疑是一个受人欢迎的浪漫派。你在他的译作中找到智慧。他的浪漫人生在以务实著称的上海，既炫目又励志。在法语经典中，他阅读与翻译的幸福，只有他自己能体会。那种幸福，有时候会变成一种甜蜜的孤独。他平常地步行在复兴路家门前的马路上，样子总是与众不同，而朋友们就是喜欢与欣赏他的与众不同。